

# 品茶之道

## 亞洲茶文化述略

廖寶秀



圖一 明 成化 青花番蓮紋茶碗、青花番蓮紋茶鍾  
明 萬曆 青花高士圖六稜提梁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明代開始改變了唐宋以來以末茶為主的飲茶方式，一般最為普見的茶器是大型的提梁茶壺、白瓷及青花茶鍾。



圖二 明 成化 青花紅彩茶鍾一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這對珍貴的成化青花加彩茶鍾，造型秀麗，胎薄細膩，釉色淡雅，到了清代特別為其加作木製盃托，可見明清兩代皆喜愛此類飲器。此對茶器清宮名稱為「成化款青花加紫茶鍾一對」。

### 前言

茶不但是一種飲料，也是一種文化。它原生於中國，隨著東西文化、經濟交流，向東傳至韓國、日本；向西向南傳至蒙藏、中亞與東南亞。時至今日，分布世界各地的主要飲茶區的「茶」字發音，仍與中國北方「Cha」與南方福建「Tye」字發音相似，說明了彼此間的關係。茶文化涉及的範圍極廣，不僅僅品茶，茶的器皿、泡滄方式、氛圍、思想與種茶、製茶等都包含其中，是飲茶人的共同語言。然隨著各地風俗民情的不同，也發展出不同的茶文化。

二〇〇八年三月廿五日起國立故宮博物院推出「探索亞洲——故宮南院首部曲特展」，展覽共分六單元，「品茶之道——亞洲茶文化」為其中之一。



圖三 明 陳洪綬 隱居十六觀之十二譜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陳洪綬筆下的隱士正手持白瓷高足茶鍾飲茶，一旁備有三足銅茶爐及煮水的單柄壺，以及較大型的宜興茶壺，正印證了明代人所謂一人品茶「得神」（獨啜曰神）的情境。

侷限於典藏品，展覽中僅涉及漢地、西藏、日本、及泰人所使用的中國茶器，本文則依據展品，淺述這四個區域的品茶之道，並簡介它們的飲茶方式、器用與氛圍，透過其中的異同，說明「茶文化」實為探索與繫聯亞洲最關鍵的鎖鑰。



圖四 明 隆慶青花雲龍紋提梁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明代晚期流行大型茶壺，這件壺身滿畫雲龍紋的青花提梁壺，壺蓋內沿積累茶垢一層，應是經久泡茶之故。

**品茶——漢地的喫茶風尚**  
茶的原鄉在中國，早在二千年前的漢代，中國人已開始重視喫茶與喫茶器皿；到了唐代，文人與茶結合，將飲茶與詩歌、藝術相結合，發展出一套高雅的吟遊活動。唐中葉竟陵（湖北天門縣）處士陸羽（七三—八〇四），綜合了前人種茶、喫茶方式，撰寫出世上最早、最完整的飲茶百科



圖五 明 嘉靖 白瓷暗龍花茶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《江西省大志》上記載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）景德鎮御窯燒製「白色暗龍花茶鍾三千」，可見這類茶鍾為當時宮廷所喜愛的樣式。



寶典——《茶經》（約七五八—七六一），對茶的產地、茶的製法、製茶器具、煮茶、喫茶方式、茶器、氛圍等均有所說明，中國的茶道文化便由此形成。唐代喫茶的器具，已在長安西明寺、法門寺地宮或詩人白居易洛陽故居等多處遺址出土（註一），因此也讓世人更深入了解到唐代的品茶風氣與方法。

經過唐朝與五代，到了宋代喫茶文化就更講究與繁複了，出現一種以末茶與點



圖六 明 文徵明 品茶圖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圖內的草堂為文徵明所喜愛「吉祥庵」茶寮。  
明代文人理想的茶寮為：「攜一斗室，相傍山齋，內設茶具，教一童專主茶役，以供長日清談，寒宵兀坐，幽人首務，不可少廢也」，茶畫裏描繪幽靜清雅的茶舍是文人士生活的重要場所之一，在這裏讀書看畫、品茗獨坐或接友待客、長日清談，也是小型雅集的聚會所。



圖七 清 康熙 宜興胎畫琺瑯五彩花卉壺及畫琺瑯五彩四季花卉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這是一套康熙帝使用的茶器。清宮命蘇州織造於宜興燒製成器後，再送進宮內造辦處，由御用畫琺瑯人描繪琺瑯彩花卉紋飾，二次燒造完成。圖樣為宮廷畫家所提供，故與院畫花卉風格相近。這組茶器不僅表現宜興紫砂的素胎之美，亦呈現宮廷畫家的精湛繪畫技巧。



圖八 清 雍正 茶葉末釉（廠官釉）茶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茶法為主流的「茶道」，截至今天日本的末茶道仍沿襲自此。北宋朝廷在產茶區福建建安設立「北苑」貢茶所，朝廷與民間的飲茶風氣興盛，這時候的茶以團茶和草茶（葉茶）為主，飲用時均先研磨成粉狀「茶末」，置入茶碗中，再注入熱水，以茶筴或茶筴攪拌後飲用，這種注湯入茶盞的喫茶

方式當時稱為「點茶」。從宋代留下來大量與茶相關的詩作及茶書來看，宋代盛行「鬥茶」，上自皇親國戚、士大夫、文人階層，下至市井小民，莫不以鬥茶為樂；黑釉茶盞與各式茶托，便是此風氣下的產物，這種末茶點飲的風氣到了明代洪武年間始有所改變。洪武二十四年（一三九一）明太祖下令廢除製作耗時費工的團茶，改制為葉茶，自此改變了唐代以來「末茶」為主流的喫茶方式，



圖九 清 雍正 冬青釉茶葉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雍正皇帝喜歡造型簡單大方的宜興茶壺或茶葉罐，曾命景德鎮御窯廠仿其形制，圖八的茶葉末釉茶壺及本圖茶葉罐的造型均來自宜興紫砂茶器。

茶的加工、品飲方法與茶器，都因應製茶方式的變化而煥然一新，使用較大型的茶壺與茶鍾淪茶、飲茶（圖一（五）），成為新的泡茶法，並持續發展至今，成為全世界飲茶文化主流。日本已故學者布目潮風認為，這一變化堪稱為中國茶文

化的「文藝復興」。〔註二〕隨著政治經濟中心的南遷，到了明代中期，江南飲茶風氣極盛，市井之間茶館林立，文人之間則盛行於景色幽致之處，覓地興建「茶寮」（茶舍、茶室），作為品茗之所，理想的「茶寮」境界為：

「構一斗室，相傍山齋，內設茶具，教一童專主茶役，以供長日清談，寒宵兀坐，幽人首務，不可少廢也」。〔圖六〕由於講究品茶，茶器也有長足的發展，其中最具有特色的是宜興茶器。宜興茶器不但盛行於江南，康熙皇帝南巡時可能受



圖十 清 康熙 青花竹葉紋茶罐、青花山水人物六方茶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一 清 乾隆 白玉 花卉紋茶壺、白玉茶鍾一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乾隆皇帝特好品茗，內府製作陶、瓷、玉、漆、瑪瑙、瑤瑯、玻璃、竹木等各類材質茶器。白玉茶壺與同時代的宜興方壺造型相近。



圖十二 清 乾隆 陳蔭千製宜興紫砂竹節提梁壺  
清 乾隆 青花、描紅三清詩茶碗
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竹節式提梁壺是宜興民間藝匠陳蔭千的名作，由壺內厚積的茶垢，可以得知其經久泡茶。而藍、紅花紋的「三清茶」詩茶碗，則是清高宗於乾隆十一年（1746）秋巡五臺山，回程遇雪，以雪水泡梅花、佛手、松子等三清時所作茶詩，此後三清茶詩一直是乾隆茶器的主要裝飾之一。

到這股時尚風氣的影響，也將宜興茶器引入紫禁城內，並在宮廷作坊加工，在宜興壺上施繪珐瑯彩及書寫款識，（圖七）；雍正皇帝延續了這種風尚，也訂製了不少造型素雅簡約的宜興茶器，或仿自宜興紫砂造型的茶器（圖八、九）。乾隆皇帝特好品茗，在位期間建造了二十餘所個人專屬茶舍，並製作了各類書有御製詩文的宜興茶器及竹茶爐。康雍乾三朝清宮內府製作的茶器有各類材質，如陶、瓷（圖八、十、十二）、玉（圖十一、十三）、珉、玻璃、竹木器等。展出中的一「陳蔭千製·宜興紫砂竹節提梁壺」（圖十二），壺身留有經久泡茶的光澤；另外一對白玉茶鍾（圖十三），器身上也殘留一線淺褐色茶漬遺痕，說明了它們曾經都是宮中飲茶用器；而能在潤澤的白玉上留下痕跡，亦說明了它們受寶愛的程度。

到清代中葉以後，民間各地的飲茶風尚不同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潮汕功夫茶，它不

圖十三 清 乾隆 帶匣白玉茶鍾一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這對白玉茶鍾，器身還留一線淺褐色茶漬，能在質堅光潤的白玉上留下泡茶痕跡，其受寶愛可想而知。乾隆帝還特製木匣收藏，上刻「舊用白玉茶鍾一對」。





圖十四 清 乾隆無款 仿木紋多穆帽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《西藏志》中有所謂「拉庫爾」木，具避毒功效。清宮以瓷仿此木質紋理，製作最具西藏風格的茶具，「多穆」意為盛酥油的桶。

但盛行於閩粵地區，也影響到日本的煎茶道及泰國的飲茶風尚。所謂「潮汕四寶」（亦稱烏龍茶四寶），包括：潮汕風爐（白泥風爐）、玉書煨（煮水壺）、孟臣壺（帶有一「孟臣」款識的宜興壺）、若琛杯（底書「若琛珍藏」款識的青花小茶杯）等四種茶器，是品功夫茶不可或缺的茶具。臺灣地區的茶文化源自潮汕功夫茶，而有青出於藍的發展。

總之，中國的飲茶泡茶方式，從明清發展至今大致相

同，飲茶品茗已成國飲。

### 熬茶——青藏高原上茶文化

乾寒的青藏高原並不產茶，一般說法是唐朝文成公主入藏時帶來了唐人的喫茶文化，此後吐蕃與唐朝使節往來頻繁，吐蕃貴族品嚐到茶汁的甘美之後，更加速了唐人茶文化的傳入。吐蕃贊普曾向唐僧學習烹茶之道，通過唐蕃古道，巴蜀大理的名茶源源不斷輸入，滋潤了貴族武士馳騁後的乾渴、驅走了僧侶誦經時的

困頓，供給了生活在高原牧民們所缺乏的綠色維生素，當然更豐富了他們的生活。試想在氧氣稀薄嚴寒荒涼的高原上，一碗熱騰騰的酥油茶，滋潤了齒頰，塞飽了腸腹，也溫暖了心房——茶就成為藏人生活不可或缺의甘露了。

唐朝以後，吐蕃政權分裂，宋朝的國力也大不如李唐，維持藏漢關係最好的媒介就是茶，於是開始了「茶馬互市」制度。宋室在邊域設立茶馬市，由官方控制了茶的供輸，藏人（也包括蒙古人）主要以馬易茶，一條條茶馬古道從此開通，川茶、滇茶源源不斷進藏，維持了藏民的基本生活，促進了漢藏文化經濟交流，也維繫了民族間的情誼。

四川與雲南與青藏高原比鄰，是藏茶的主要生產區與供給地。為了運輸方便，藏茶通常製成茶磚或茶餅，放入竹篾筐裡，由人、馬、驢、犛牛等翻山越嶺馱運入藏。通常川茶是由川民利用農閒翻越陡峭的二郎山馱運至打箭爐，改由



圖十五 西藏作品 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）御製詩銘 扎古扎雅木碗附鍍金鑲花龍紋鐵盒，及清宮仿藏式銀質茶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因應遊牧所需，藏人多以木做碗。此碗以傳說中可解百毒的扎古扎雅木製作，清高宗視之為珍寶，於碗底題詩詠贊。銀壺蓋飾金質蓮瓣紋寶珠形鈕，頸圈蓮托八吉祥紋，器腹、流、把部則鑲加鑿花龍紋金片，十分華美。



圖十六 宋 建窯黑釉兔毫茶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日本末茶飲法與宋代的點茶方式相近。尤以鎌倉至室町時代（13至15世紀）喜用厚胎保溫的宋代黑釉兔毫茶盞攪拌茶末。雖然後來隨著審美觀的轉向，茶師們開始鍾愛日本質樸的陶碗，其實二者皆可彰顯茶末在注水、攪拌後所呈現的茶湯泡沫之美。

藏民以有「高原之舟」之稱的犛牛運至藏域；滇茶入藏的道路較平緩，可用驢、騾、馬馱運，到達高地仍換成耐高寒的犛牛。由於運輸困難，藏茶經年累月在不同溫濕度的茶道上馱運，再度自然發酵，改善了藏茶的品質。同時也因為地理環境和生活習慣的差異，藏族也發展出一套有別於漢人的煮茶方式，稱為熬茶，是先熬好茶汁，放入特殊的茶桶中，加入酥油、鹽巴，不斷舂搗、拌勻，一碗濃郁滋潤帶有奶油香氣的酥油茶便告完成。由於烹煮、飲用方法特殊，藏族的茶具也與漢地不同，如呈長筒狀便於舂搗的多穆壺（圖十四）與僧帽壺，輕巧便於攜帶的扎古扎雅木碗（圖十五）等，是清宮中珍藏的藏式茶具。

### 茶道——日本茶文化

茶道，在日本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，它源自中國，與禪宗有密切的關連。

八世紀——中國的唐朝，日本的平安時代，來自日本的遣



圖十七 日本 二十世紀 鈴木睦美作 朱漆五瓣花口盤、黑地金漆木賊草茶末盒 私人收藏

日人在室町時代中期之前，茶器多崇尚明代以前的唐物（中國製）藝術品，晚期則轉向和物（日本製），茶末盒多使用日本漆器，觀賞時將其置於盤上。鈴木睦美先生為日本現代著名京漆作家，作品風格簡約典雅，民國七十一年曾受邀於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行個展。

唐僧，將中國禪寺飲茶習慣帶回日本，在寺院中廣為流行，並影響到與寺院有著密切關係的貴族階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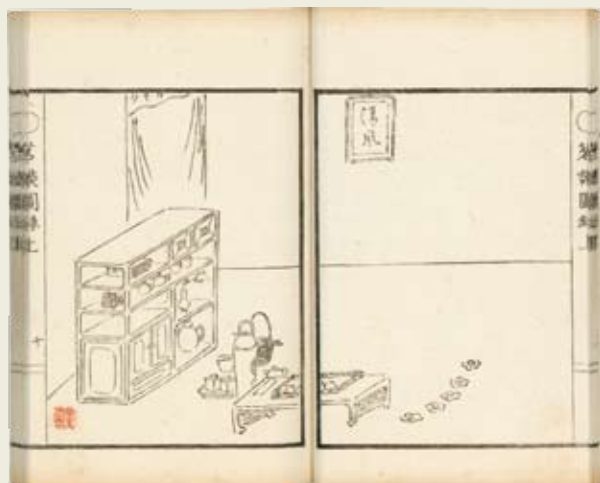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的鎌倉時代（建久二年・一一九一），榮西禪師（一一四一—一二一五）由中國帶回宋代禪院末茶喫茶法和茶種，對日本茶文化影響深遠，茶道於焉漸成。

到了足利義政幕府將軍時期（一四三六—一四九〇），喫茶已普及於日本各階層。足利義政曾命精於茶道的村田珠光（一四二二—一五〇二，傳師事京都大德寺一休和尚），及管理將軍收藏的近侍同朋眾能阿彌、相阿彌等人鑑識由中國傳入的茶器（圖十六），潤飾茶儀，使喫茶的氛圍更為高雅，並與講究的生活藝術結合。這時期流行「書院式」風格的茶室飲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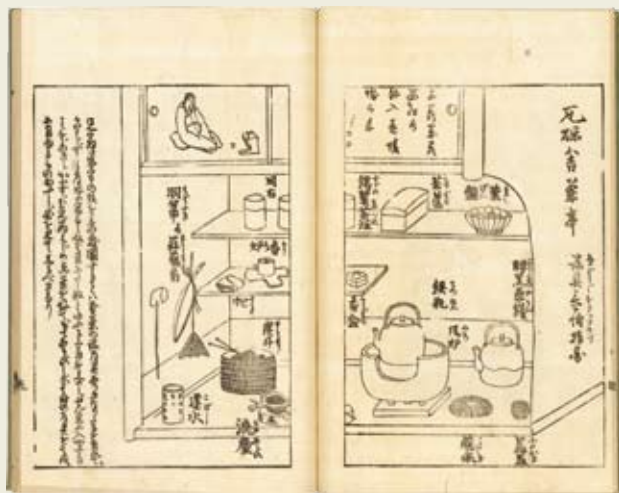
室町中晚期，應仁之亂（一四七六）以後，貴族、富豪紛紛沒落，以往精緻的「書院式」茶室及珍貴茶器不復存在。代之而起的是十五、十六世紀村田珠光、武田紹鷗（一五〇二—一五五五）先後創立古樸簡約的茶室與和式茶器，（圖十七）這是一種提倡「和敬清寂」的末茶道精神，追求茶的真味，飲茶宛如修道，充滿了哲意的生活藝術。這種茶道精神傳承至千利休（一五二二—一五九一）時代，內涵更為豐富，不僅講究

禮儀，更注重精神面的提昇，珠光以來簡樸的「草庵式」茶室飲茶，由千立休集其大成，日本茶道藝術臻於成熟，「靜」、「寂」境界被強調，追求心靈美學。受此心靈美學的影響，捨棄精緻整齊的茶碗，在樸拙中尋求內斂之美，追求自然成趣的形態。日本末茶道執著追求「和敬清寂」的精神內涵，對茶的品味反不如先前講究了。

末茶道過度執著繁縟的儀式，品茶逸趣被忽略了，因而引發了日本文人間一系列的反傳統發展。首先發生在十七世紀中葉，福建黃蘗山萬福寺隱元隆崎和尚（一五九二—一六七二），將明代飲茶法及宜興茶器傳入日本，隨即在文人圈中得到迴響，迅速興起。十八世紀的江戶中期，外號「賣茶翁」的高遊外（一六七五—一七六三，本名柴山元昭，原為佐賀龍津寺僧，後於民間推廣煎茶道兼賣茶），開始以一種不拘泥的態度，提倡從容自在的飲茶



圖十八 日本 竹內禎十郎編《深志茗譚圖錄》明治十三（1880）年刊本林炳輝先生捐贈  
這是明治十二年在長野深志町（松本市）青龍禪寺所舉辦的茶會及書畫觀賞會的記錄，內容包括當時與會人士、所用器具、擺設位置、所觀賞的書畫，有圖有文，十分雅致，用以表明茶非止渴而已，其中有欣欣然之「趣」。



圖十九 日本 嵐翠子《煎茶早指南》明治時期刊本（1868-1911）林炳輝先生捐贈  
《煎茶早指南》刊行於享和元年（1801），為記述煎茶煎泡方法及茶器的入門茶書，圖文並茂。作者嵐翠子（柳下亭嵐翠）原尚「末茶道」，後轉向煎茶。

方式，以別於末茶道，稱為「煎茶道」，將品茶、賞畫、揮毫結合，呈現出一種高雅逸興的藝術生活，煎茶開始盛行。「煎茶道」在上田秋成（一七三四—一八〇九）、木村蒹葭堂（一七三六—一八〇二）、田能村竹田（一七七七一—一八三五）、賴山陽（一七八〇—一八三二）等儒學家、文人的帶領推廣下，在日本藝文界廣為流行。明清時代江南一帶文人所崇尚的雅趣如：書齋文房清供、花木、盆景、雅石、茶果等與閩式飲茶及茶器也陸續傳入日本。（圖十八、十九）上田秋成著煎茶書《清風瑣言》（一七九四）、及《茶痴醉言》（一八〇七）等，並於後書內對日本末茶道進行批判：「藝事必有技法，開始如無技法，次序混亂，不能熟練。然而如被技法所限，則無法自由活動，即成呆滯，應超越技法，歸於無法，順應當下的動作而作，抹茶家不能從技法解



圖二十 景德鎮窯 青花麒麟圖書紋茶杯、蓋碗等一組六件及宜興窯「孟臣」款梨形壺 私人收藏  
 整組包含四小茶杯、蓋碗、以及茶船。茶船（或稱茶池）為閩粵功夫茶器中的特有造型，通常作為燙壺與燙杯保溫之用。杯與蓋碗底部均書「錦堂福記」，惟茶船底書「元亨利貞」四字款識。十八、十九世紀泰國華人社會飲茶習慣及茶器與閩粵地區相近，惟茶器喜包鑲金邊。

脫，可謂為茶奴。

然而日本「煎茶道」流傳至今，竟與「末茶道」一樣，發展出一套嚴謹的泡茶規矩與儀禮。是「茶道」、抑或是「茶奴」，一線之間，見仁見智。

### 趣味——暹羅的茶文化

茶傳播到東南亞文獻中記載不詳，一般認為與鄭和（一三七一一—一四三四）的遠航有關，鄭和西洋活絡了與南海諸國與中國的經濟往來，隨員中有不少福建人留在當地，也將茶文化與茶的種植方法傳入。

十八世紀初期，由於清廷海禁政策，沿海居民為了生活，出現了兩次較具規模的移民潮，許多閩南地區的人民移入暹羅，對暹羅文化影響深遠。到了十九世紀初，隨著海運貿易的發展，茶葉、宜興壺與景德鎮茶具或廣東加彩的茶器也大量銷至泰國，移居的華僑亦尚閩粵功夫茶，（圖二十）因此朱泥小壺或拋光打



圖二二 圖採自Chakrabhand Posayakrit畫〈沈思〉油畫。近代泰人飲茶往往與嚼食檳榔一起，故於茶器之側，亦設檳榔道具，遂形成一種異於中國風情的飲茶情趣。



圖二一 宜興窯「龍紋福記」款灰泥磨光提梁壺 私人收藏。壺底印有龍紋「福記」款識，應屬清末民初專作外銷東南亞的宜興茶壺。提梁壺一般運至泰國後，由當地工匠再行拋光，並於口沿、壺嘴及蓋紐加鑲金屬包邊，甚至改製成金屬提梁，增添裝飾及保護效果。

注釋：

1. 唐代長安西明寺出土大量邢窯白瓷茶碗、茶瓶以及帶有「西明寺石茶碾」銘文的茶碾；法門寺地宮亦出土帶銘的鑲金鴻雁紋銀茶碾子及茶羅、琉璃茶碗、茶托等唐懿宗時期進奉法門寺的貴重茶器。
2. 布目潮濕，〈中国茶のルネサンス—明代の文人茶と日本煎茶道の起源〉，月刊《しにか》，特集一茶と文化，1992年8月。

參考文獻：

1. 大島立子〈茶の傳播—チベット、モンゴル、ウイグルへ〉，月刊《しにか》，特集一茶と文化，1992年8月。
2. 布目潮濕，〈隱元禪師の煎茶道〉，《食物文化史》22，《大阪春秋》72號，1993年10月。
3. 〈茶の文化〉、〈茶の湯の成立〉，《茶道聚錦》，小學館，1987年。
4. 尾也善裕，〈日本人と茶の千二百年〉，《日本人と茶》特別展覽會，京都国立博物館，2002年9月。
5. 吳健禮，〈漫話茶文化在青藏高原的傳播與發展〉，《西藏研究》季刊，總第78期，2001年2月。
6. 申旭，〈滇藏茶馬古道論略〉，《西藏研究》季刊，總第68期，1998年8月。
7. 高橋忠彥主編，《アジアの茶文化研究》特集，《アジア遊學》88，勉誠出版，2006年6月。
8. 廖寶秀，《宋代喫茶法與茶器之研究》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96年10月。
9. 廖寶秀，〈中日茶道器用文化之比較—唐宋明三代與日本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192期，1999年3月。

結語

「柴、米、油、鹽、醬、醋、茶」，茶對於國人與亞洲人來說是民生必需品，各地茶趣。（圖二二）

磨的提梁茶壺（圖二一）亦頗受泰人喜愛。據說泰皇拉瑪五世朱拉隆功（Chulalongkorn, 1868-1910），便曾向中國訂製一批壺底有「貢局」款式的茶具，運抵暹羅後再行拋光，並加鑲金邊，而飲茶器具亦往往與檳榔道具一起陳設，遂形成一種異於中國風情的飲茶情趣。

文化的發展雖各有不同，但總的來說它與普羅大眾結合，發展出富饒趣味的茶文化；它也與文人結合，演變為哲理深奧的茶道文化。隨著東西文化的交流，海運的暢通，中國的茶文化不但廣披四鄰，也傳播到世界各地。

茶自來與生活、文學及藝術結合為一，亞洲茶文化從最早的交流、傳播，轉換到成各國經濟商品，其間儘管有興衰更替，它仍舊是亞洲人最值得誇耀的傳統文化之一。